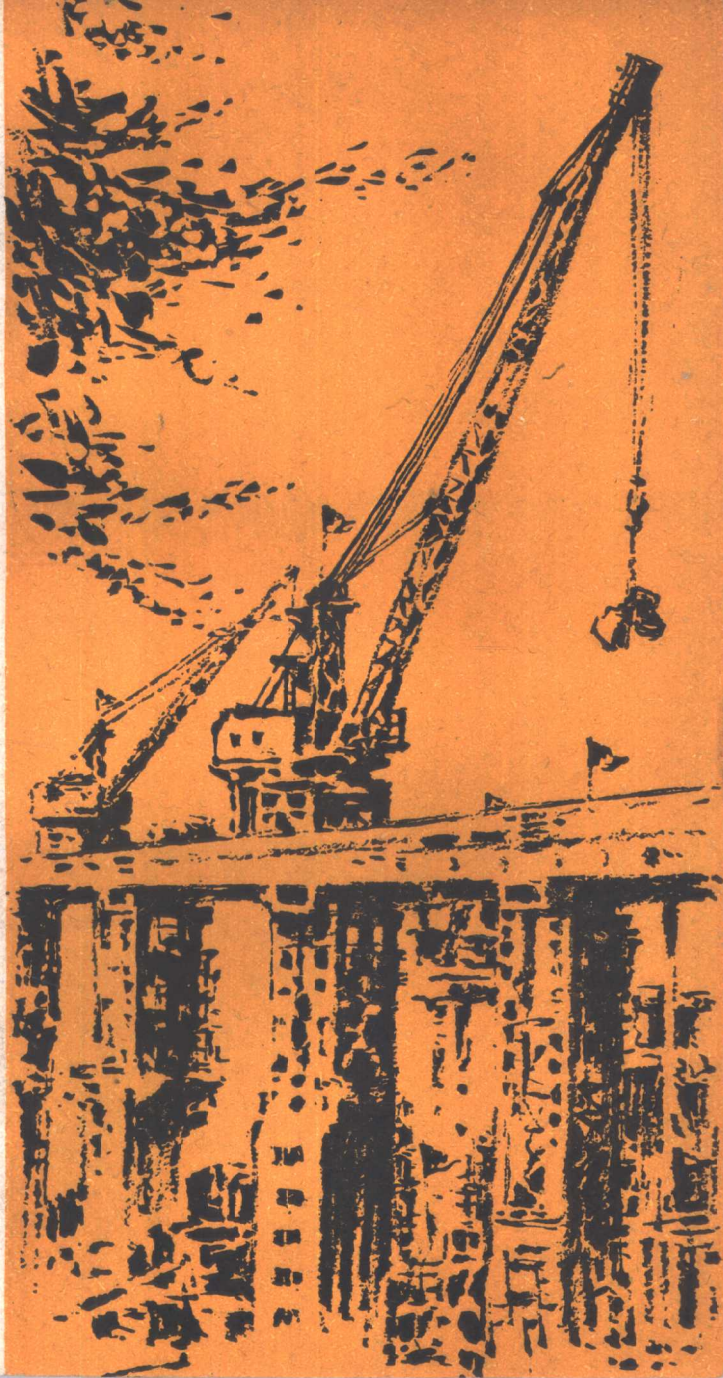


水电站上

河南省文联編



水 电 站 上

河南省文联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9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包括短篇小说十八篇。作品的题材很广泛，有写炼钢的，有写修水库的，有写农业生产的，也有写人民公社的，从各方面描写了大跃进以来人们的思想面貌的巨大变化。

“水电站上”通过一双鞋子的小故事，写出了四个青年男女的干劲，也写出了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“新褥子”写一个青年农民热爱饲养家畜，在母牛生产牛犊时，为了不讓小牛冻坏，竟把自己妻子亲手替他做的新褥子裹了小牛。

这些作品生活气息濃厚，相当短小精悍。

水 电 站 上

編 輯 者 河 南 省 文 联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 7/8 字数：53,000

1959年3月第1版

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,000

統一書号：10078·0593

定 价：(八)0.24元

目 次

这事发生在路上.....	徐 恪(1)
钢铁父女.....	王明文(9)
矿车不见了.....	栗 栗(14)
三激将.....	张国富(19)
新褥子.....	郑保林(23)
水电站上.....	綿 英(29)
小英不见了.....	王太礼(34)
淑萍出嫁.....	殷 茵(38)
火热的心.....	运 喜(41)
信.....	李小萍(49)
挖渠的故事.....	楊长江(54)
摸营.....	郝身安(58)
老炮手.....	磊 展(64)
赵大伯.....	冯增报(67)
光荣花.....	刘时飞(72)
送托.....	魏全学(78)
借籬.....	叶红枫(82)
庄稼筋改姓.....	胡 涌(85)

这事发生在路上

徐 恪

淅淅沥沥的秋雨不紧不慢地下着，随着雨点的落下，地面上泛起一个个的“连阴泡”。看来，天最近是不会放晴了。

但是，通往古城钢铁基地的公路上，仍和晴天红日一样：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；只不过往日后面飞扬的是尘土，今日飞溅的是泥浆。

去的车上装满了矿石、焦炭和黑煤——为“元帅”送粮；返回的车上装满了黑沉沉的钢条铁锭——啊！“元帅”已经升了帐。

“你瞧！”助手小马指着闪过去的一车车钢条铁锭对小李说，“你说，这里边有没有咱运的矿石？”

司机小李手握方向盘，眼睛凝视着前方，好象没听见似的，连一吭也没有吭。

“哼！架子可怪大。”小马解嘲似地说，“我说这里边一定有，一定有……”

可是小马的话还没说完，只听“嘣”的一声响，汽车霎的立正站住，任凭怎样摆布，它连一动也不动了。——啊！一定

哪里出了毛病。

“說吧，說吧！看你還說吧！”司機小李拍打着膝蓋，從座位上站起來，跳下了車。

“噯，你看你這人，汽車拋錨，怎么能怪我說的？我看你也是沒處出氣，想拿着我當出氣筒子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！少嘮叨兩句行吧！修車要緊。”說着，兩個人便一齊鑽到了汽車肚子底下，叮叮當當地修起來。

停了有十分鐘，兩人又一同失望地從車肚下鑽出來。小李從懷里掏出表看了看，表上的時間是九點二十五分。

“唉！真急死人！”小李嘆了一口氣，坐下來。

“急，急有啥用？性急不能喝熱稀飯。”小馬撇着嘴，白了他一眼，又鑽了進去。其實他心里也象火燒油煎一樣，只不過他樂觀的性格沒使他表現出急的樣子罷了。

要說，他們怎么能不急呢！他們的這輛車上載的是耐火磚，是供五號高爐使用的。五號高爐在古城鋼鐵基地上真是赫赫有名，產量高，質量好，而且生產正常。同志們封它個外號叫“大將軍”。不信你可以問一問，每一次的競賽紅旗總是插在它的身上，每一次的生產記錄總是它跑在頭里；參觀團來了，總要圍着它看個不休；攝影記者來了，總要對着它照幾個相……在這個爐子上工作的人們都感到光榮和自豪。可是這個一貫保持光榮的五號高爐忽然在今天早晨結底了。經過分析原因和檢查，證明由於連續生產一百多晝夜沒有停爐，里邊的部分耐火磚焚化了。必須進行修理，用新的耐火磚代替舊的。可是工地上哪有現成的耐火磚呢？

必須去運。於是這趟運輸任務便落在了年輕的司機小李和助手小馬的身上了。

，， 據說小李和小馬的車今天是不準備出動的，因為他們已經連續干了好多天，人不僅應該休息一下，更重要的是車應該檢修一下了。可是在這樣的緊急情況下，还有什么可說，他們倆磨拳擦掌便出發了。

他們倆清楚地記得臨出發前那個動人的場面：五號高爐前，廠長在主持着突击搶修該爐的戰地會，工人們默默地坐着，白髮蒼蒼的老爐長象發生了不幸的事情一樣雙手抱着額頭……會場緊張而嚴肅。

“同志們！大家考慮考慮，看這個爐什麼時候能修好？”廠長焦急地望着大家。

下面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竟沒人吭聲。

“同志們！”廠長又打破了沉默說，“我的意見這個爐一定要在今上午十二點鐘以前修好，因為今天下午人家西藏參觀團就要來了。人家跋山涉水，不遠千里而來的目的就是要參觀這個爐子，要是人家一到……”

“廠長！”老爐長激動地站了起來，“你不用說了，你越說我心里越不好受，都怨我們不爭氣，偏在這個節骨眼上爐子壞了。我們豁上命也要把它搶修好，只是，只是……只是耐火磚還不在這兒，不知司機同志什麼時候才能運到。”說着，他用求援的目光看了看司機小李。

小李忽一聲站了起來，聲音激動地說：“放心吧！保證十點鐘前運到！”

“什么？十点鐘！好啊！那我們保證十一点半鐘前把它修好！”老爐長上前把小李擁抱住了，也不知是歡喜，還是激動，一串熱淚竟從老爐長那昏花的眼里流出來，洒了小李一身……

可是現在，現在已經九點二十五分了，離十點鐘只差三十五分，而路程還有一半，即使車馬上修好，也是夠趕的；但根據目前這樣個情況什麼時候才能修好呢？而且還是大毛病啊！

“媽的，屋漏偏逢連陰雨！”小李牢騷了一句，又準備往車下鉗，可是滿臉油膩的小馬卻爬了出來，喪氣地說：“伙計，別鉗了，我又檢查了一遍，是機器出了大毛病，你我的本事恐怕都治不了它，要是張師傅在這兒還差不多……”

“你呀，淨廢話，明明張師傅不在，你偏說他。”

二人正在檢修，忽然後邊開過一輛嶄新的解放牌汽車。司機是個戴鴨舌帽的小伙子，他停住車就嚷：“司機！怎么搞的？睡覺啦！這是鋼鐵戰綫呀……”

“車壞了！”

“壞了！你們干什么的！任務这么緊……”看來，他還想批評几句，但經不住後面車上喇叭的催促，只得繞個彎急速地向前開走了。

这下可把小馬氣壞了，他望着那汽車的背影說：“媽的，滿口新名詞，你淨說漂亮話，有本事你為啥不下來幫咱修修車！”

小李扯了扯他的衣裳襟，說：“人家也不是閑着，聽說礦

石也快用完了。”

“人是活的，他帮咱修車，咱帮他開車不行！”

不想小馬粗中有細，這一句話倒把小李提醒了：“是呀，好主意！能找一個老司機來帮咱修車，咱去一個人帮他開車，兴許還有希望呢！”

于是，忙扭头朝后边看，后边果然过来了一輛車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小李和小馬就跑到路上摆手，“嚟”汽車紧挨着他俩停住了。不过，大失所望，原来是一輛公共汽車，里边坐滿了旅客：有軍官、有干部、有老头、妇女，还有小孩子。行李塞的滿滿的，說不定他們都正在盼望着快一点到达目的地呢！

“算啦，算啦！”小李摆着手，讓这趟客車快点通行。

可是車上的老司機却不愿意了，他焦急地說：“小伙子！有啥事，你快一点說呀！”

小馬正要張嘴，小李忙阻止了，說：“沒有什么事，你們快開車吧！”

“沒事，沒事你为什么平白无故拦車？你要不給我說出道理来……”显然，老司機要发怒了。

小馬一看势头不对，連珠炮便放了起来：“同志，是，是这么回事，我們都是助手，車坏了，我們一时修不好，車上拉的是耐火磚，是五号高爐等着用的，对，对！就是报上經常登的那个五号高爐。所以，所以我們想，想請老师傅給我們修車，我們可以抽一人替老师傅開車。”

老司機想了一会，說：“好！不过開車要小心，百十口人

哩！”

沒等老司机下車，小馬高兴地搶上去握手問：“師傅，您貴姓？”

“不敢，姓高。”

“高師傅，太感激您了。”

“客气什么！”老司机似乎有点不高兴，“鋼鐵任务，人人有責嘛！”

三人正說話，迎面忽然又过来一輛裝滿鋼錠的車。車沒停，司机伸出头喊道：“喂！拉耐火磚的，叫你們赶快回去，五号高爐停工，老爐長急坏了呀！”

小馬一听，赶忙上車，他正要換擋，有人拉他一把，一看，是位上尉軍官。

“同志，請您停一停！”軍官轉過身看着大伙說：“喂！請靜靜！大家都聽見了吧！五号高爐沒耐火磚就要停工，運磚的車又坏了，修理恐怕得費一定時間，我是革命軍人，为了多出鋼鐵，我愿意走着回家，空下的地方運耐火磚。同时，我希望旅客同志們也能这样作。”

他的話剛落音，几个穿軍服的同志答应着“是，是。”跟着他下了車。有两个穿制服的干部嘴里喊着：“劳駕，讓下路！”也往下挤。而且还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我們是去年才轉业的；当然也算革命軍人。”

車上人太多了，上尉的話有些人根本沒听清。这下有人挤着下車，他們才忙着打听、詢問。車上乱嚷嚷的，弄得小馬不知如何是好。

突然，一个穿花袄、双辮子大眼睛的姑娘站在椅子上，抡着拳头說：“我是个工人，我也要下車，大家不能图方便，眼看着高爐停工……”

沒等她講完，几个工人早下了車。一个穿工作服的小伙子拍打着車門向里喊：“工人階級，工人弟兄們！要处处带头！”

这下人們都清楚了。不論工农商学兵都往外挤，爭着下車，好象誰下的晚誰就落后了似的。

一位花白胡子的老大爷，怀里抱了个新出品的长三針夜光馬蹄表，用勁往前挤。他不住地說：“快，讓我老汉快下去。我虽說头一回坐汽車，可也不能耽誤爐子用磚。”

說也沒用，喊也不行。年輕人勁大的挤到前头，有一个抱小孩的妇女也不甘落后，硬往人縫挤。这时，先下車的軍人、学生忙过来維持秩序。一会儿車便空出来了。

上尉回头对大家笑着說：“好，大家都下来了。这就叫人不坐車磚坐車。来，大家快往上运磚吧！抱小孩的那个女同志可以坐在駕駛室！”

馬上，軍人、工人、干部、学生和农民，带紅領巾的小学生，白发的老太太，男女老少，排成四行，往車上傳运耐火磚。

雨，突然大起来了。四外白茫茫的一片，水从天上澆下来。人們都淋成了水母雞，但沒有一個人脫滑躲雨。

磚，一块紧接着一块往車上飞……

“好啦！”高师傅指着压扁的輪胎說，“再多就要放炮，要

知道这是客車呀！”这时，人們才停下来。

看好，那位老先生手中还剩下一块，他二话没说，挟上磚，提上包袱就走。人們跟着也“呼”声扑过去，把卡車上剩下的几百块磚搶个淨光。

小李手快，搶到两块。可是他一想，他还得和高师傅留下修車。沒等他說話，两块磚被个工人夺走了。

開車了。小馬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不断地向大家打招呼。人們也都向他揮手致意，高喊：“小伙子！快馬加鞭吧！”在大家的催促下，他擦了擦臉上的雨珠，一下換上了三擋……

車在秋风秋雨中疾馳着。这时的時間是九点四十分，不过請相信，小伙子一定会准时把車开到的。

鋼 鐵 父 女

王 明 文

秋天的晚上，院子里是白花花的月光。院当中那棵石榴树的影子，投射在紙窗上，斑斑駁駁一动不动，跟印上去的一样。

大門还没有上栓。楊江水老汉奔进来，把帆布垮包往当院的捶布石上一撂，对着屋里喊：

“春妞！春妞！”

屋里，一个老太太的声音，一边答应，一边擦着火柴，点上油灯。屋子里顿时明亮起来。

“春妞”，是楊江水老汉的女儿，虽然她早出嫁十多年啦，可他还是抬脚动手叫春妞。这叫春妞，就表示叫春妞她媽哩！老伴自然就答应了。如果春妞在跟前接住了，楊江水就再加一句：“叫叫你媽！”十多年来，这是老規矩。

春妞她媽是个五十开外的小脚女人。她听見巴望已久的老头儿回来了，脸上流露出兴奋的表情。油灯底下，她臉上的皺紋都展光了。

春妞她媽怎么能下巴望老头子呢？自从大办鋼鐵，村西头打谷場上立起高爐以后，村的党支書就把楊江水从飼

养院抽出来，到五十里以外的柏鈴村学炼鋼技术了。十多天来，村里大人小孩都念道着他：“楊江水学习快期滿了！一回来咱們就有技术員了！”这样，每天来家里打听消息的干部、群众、学生沒遍沒数。你說，这如今大家盼望的人回来了，有誰不高兴呢？

不过，楊江水的老伴巴望他回来，还有一件使她挂心的事，这便是七月十五的月亮。

七月十五日，是楊江水的生日。每当这一天，不管厚薄，春妞总要来給爹爹过生日。楊江水說，养个闺女抵个儿，可到七月十五这一天，一个闺女就成两个儿了。因为年年不缺，女婿知道老汉身边无男孩，总是和春妞一道儿来的。解放前，春妞家穷得揭不开鍋盖子，那怕給爹爹送来点才紅屁股的青枣，也要到这边走一趟。有一年七月十五，正赶上春妞生娃娃，沒有来。楊江水身边沒有个下輩人，孤零零的，生日也沒个活气。晚上，他望着暗淡的圓月說：“唉！月圓人不圓啊！”

楊江水去学炼鋼的这些日子，春姑娘一过七月初十沒見老汉回来，晚上就对着月亮說：

“慢些圓吧！老汉不在家，闺女来做生日是要落空的。”

因此，她日里夜里盼望着楊江水。夢見他回来了，闺女、女婿也来了，正高兴，一覺醒来是个夢。她更着急了。第二天天一明，准保到社委会打听长短！

今天老汉真的回来了，春妞她媽真是忙的馬不停蹄：打

水呀，洗脚呀，端茶呀，去到食堂报机动飯呀，慌張得跟她上轎一样。

楊江水一边洗着臉，一边詢問本村高爐的生产情况。春妞她媽到外边倒洗脚水回来，說：

“你看：十四这月亮和十五差不多！快圓了！”

“它圓吧！”老汉有些不在乎地說，“今年，圓不圓又有啥关系？都在搞大跃进。春妞，还是个干部，她会来？再說就是来了，咱也沒那閑工夫支应她！”說完巴达巴达地抽起旱烟来。

一鍋烟沒吸透，他就朝脚尖上乒乓地磕出了帶火团的烟灰。站起来，两手摸拉了一下松软的老臉。揉着因赶路疲倦而牽滿紅絲的眼睛，半捂着嘴說：

“睡吧！我到谷場上——”

話還沒落音，只听大門嘩拉一响，紧接着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在喊：

“媽——”

人還沒影，話就先到屋了。进来的正是春妞！

等老汉打量春妞时，只見她还是寻常农著，右臂挎着个大籃子，上面还是那条羊肚手巾盖着，沉甸甸的活象拿了一籃大鉄錘。春妞往当屋桌子上一放，发出了粗笨沉重的声音。

春妞还没有坐好，媽就說：“您爹也是才回来！你看，連碗水还没喝下去呢！”她把臉轉向老汉：“唉！黑更半夜的独自一个人摸来！”

正在媽媽嘮叨不停的時候，春妞早把臉轉向江水，父女兩個談起鋼鐵來。楊江水介紹着他在柏鈴村學來的技術，春妞也不時的“嗯嗯”點頭，好象兩個內行人在談經驗一樣。

不看籃子裏的東西，春妞媽急得慌。她趁着父女二人正談得投機，輕輕地拉下了蓋在籃子上的那條毛巾。

“傻丫頭！咱山里人還欠這物件！”春妞媽的這句話還沒出口，早叫閨女給搶走了：“媽！不許動，那是今年我給俺爹送的禮物！”她到底年輕、手快，一把按住媽的手，“不許動！”

老漢正有些發呆，春妞把籃子放在爹爹面前——啊！原來今年春妞拿的不是什麼糖果糕點，是一籃子有角有棱的石塊。

春妞拿起一塊來放在楊江水面前說：

“爹！這是俺那紅石嶺的石头，你看它含什麼礦？”

楊江水好象一切都明白了，可他还是一呆。忽然眼睛一陣明亮，不知是由于過分激動還是什麼，聲音有些抖動：“你，你——你是來——”

“來請教技術員哩！咋？還保守！還是神法不傳外村？”

“傳！傳！我的任務就有宣傳這一項！不許老眼光！”

春妞大口大口地咽下一碗涼茶。兩個人對着擺滿桌子的礦石，談起什麼“條痕”、“光澤”來！真象一對科學家在實驗室裏！

夜，月光如水。秋風送來遠處鉆礦火炮的爆炸聲。春妞遵照爹爹的命令，把每塊礦石用紙包好，還貼上一片標

簽，上面春妞記了几行歪歪斜斜的字儿，真象百貨公司櫥柜里的商品。

夜深了，靜了。春妞媽要她休息，春妞收拾着“商品”，說：

“不能！鷄叫以前我还得赶回去！家里还有两个高爐等着呢！”

春妞怕媽媽心里难过，赶忙补了一句：“閑了我再来。”这句话就連春妞也承認，只不过是安慰媽媽罢了，象她这样热心为人民服务的人，什么时候会有一个“閑”呢？

楊江水老汉把春妞送出大門以后，他站在当院里，望着藍晶晶的夜空。老伴叹了口气說：“这閨女，怪起来就没个样儿，明天就是七月十五，我不知道啥关紧事，就非得今晚走不可！”

楊江水老汉轉过身来，帶有几分責备的口气說：

“她走，她就走吧！不走我还催她哩！家里还丢下两个炼鉄爐，社委員哩，不回去照应还成！”

夜，靜靜的。老汉的心，甜甜的。

楊江水走出大門，徑直向打谷場上走去。

这时，东天边已經泛出魚肚白的顏色了。